

書經集註

二

559
2



内口仁13
辨529
卷2



書經集註卷之二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十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言善政，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十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帝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

明治世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森鴻次郎氏寄贈

命教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將兼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

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音異下同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

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脩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隳，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只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群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

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
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
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
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若我之所有。雖痛舍
之。尤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
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
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

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蓋也。
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
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群
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
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
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此類
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堯之下未
應聲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
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
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泯。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王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也。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暗，賜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弗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至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

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音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上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為害友有不可勝音言其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蔽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土生五穀或相制以洩音泄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

者衣夫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
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
博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
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
九功合六與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
音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誄之歌也
言九者既已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誄
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
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
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
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

故復即其前日歌誄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
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缺之使其歡欣鼓舞趨
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
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
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誄勤者
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本
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必列而附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
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乎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

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九十九曰耄。曆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固克民不佞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勳トク衆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ナ三イ臯ツ茲シ在シ茲ニ允ニ出ス茲ニ在シ茲ニ惟帝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

於臯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持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于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

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

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
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
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
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
必刑即上篇所謂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
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
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
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
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
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
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
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

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
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
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
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浸浸漬有
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
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
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
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莫

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洛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暨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暨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洛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洛水

蓋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折者輒復反流而泛
濫决溢洛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
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盤權於已不敢以為
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
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
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
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
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
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楙古通用楙盛大之意丕天
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
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

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
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
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
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
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
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
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
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
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曰允執其中

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
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
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容於衆言之無據謀
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
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
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旣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
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憂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周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備其可願
四海困窮天祿未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若
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
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
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
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
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

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
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
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
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
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
欲禹受命而不復辭也

禹曰敕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

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上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是後龜卜筮著者重聲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母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日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初

沈註解曰：免典至此就朱文公訂之次，帝曰咨禹以下沈詳紀耳，事者見朱子大全七十二。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日，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

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又道敗
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
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
教命波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

誓戒也軍旅曰誓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
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
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
然無知之貌昏闇暗迷惑也言苗
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
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
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
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
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
總內寓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
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
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

「相」篇

四凶亦必稟
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
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謦聾瓊瓊瘳瘳聾亦允若至
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
贊佐属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
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
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
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
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反夫救閱下謂之旻日非
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
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

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隱自引，其隱不敢以為父母之隱也。祇敬戰事也。睽，長也。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變變在敬戰栗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成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猶盥也。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

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于羽而後至。更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于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皇陶謨

今文古
文皆有

曰若稽古皇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

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
 九族庶明勵翼迓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
 俞

稽古之下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
 此也臯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
 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
 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
 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
 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

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效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
 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
 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
 也○又按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
 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
 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
 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卜非盡臯陶比例
 立言輕重
 於此可見

臯陶曰都在知人任安民禹曰吁威若時

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由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因禹之命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
 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
 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
 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
 帝堯亦難能之推智之明也惠也之愛也能哲而
 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庸巧好令善孔大也

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
 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
 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茲惡者不
 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
 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子其上也禹言三凶
 而不及鯀者為法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
 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
 叙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
 之有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

書經集言

卷二

十七

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
 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如旬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承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

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二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克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也。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

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眾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公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馬。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所介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彜物則各

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士畏又作畏。士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

夫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

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既覈具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曰。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於行信可有功。

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接續古者簡冊以行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予思日夜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

山刊木暨異爨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永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

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入安民
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
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
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
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
水泛溢上漫平聲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
瞶音茂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輶音救倫山乘楫音倫追也輔史記作棧立
反漢書作棧以板為之其狀如箕音陳行泥上
椽史記作橋漢書作楫音俱王以鐵為之其形似錐
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音倉何跌音列也蓋禹
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

循刊除也左傳云并堙水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
涌音勇不洩遂濫彌音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
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
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
與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
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
深尺曰畝音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音澮澮澮之
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音澮
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
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澮澮之水使各通于川
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
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

化其所居積之貨也。丞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
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
以濟匱乏之然。後度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
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
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
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僭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嘆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
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
或以貽禍。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于百年之
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
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
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
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正者。安之云
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
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
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息。其事之安。即下文
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
愆糾繆之職。内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

作侯則天下無不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入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受弼宜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及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命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湯心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

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功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締鄭氏讀為黼也凡秩也秩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

衣者九章象地給於元者无者鴻文以輕縞於裳者地濁故以重也

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繡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來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鷩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怨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

禮記集解卷之六十一

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中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甲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音又梓人爲侯。廣與。票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

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暗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積發其排。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耻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情。排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颺音揚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則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眾庶也。禹

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
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
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
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度以功而考其
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
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
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罔率為誕慢日進
於無功矣豈特庶
頑讒說為可慮哉

無善且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書

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
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彌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
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書經卷之二十一 虞書 皋陶謬 三十一

漢志堯處聲上子朱於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額額不休息之狀固水行舟如巢音巢盜音盜舟之類
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歿絕也世者世
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
故曰歿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
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敖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
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
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
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
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申酉日也禹娶
塗山南及四白即往治梁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
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

去聲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
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
也疆理字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
曰疆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
北相距五千里也十土師者每州立十土諸侯以
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音糾群音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
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
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
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音蕃夷誦行有功惟
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直音直念之也帝言四
海之內誦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

書經卷之十一
三十一

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未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語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祖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替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

水火木金土穀之六
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
合為九

瓊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夏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入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于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

經集注 卷之二 三十一

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山北之管，孤竹，竹特生者。之管，孫竹，竹之根，未生者。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祝敵郭璞云：祝如漆桶，音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鉏，音下，偶許反。刻以甄，音真之甄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音力故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鑪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音頌鍾頌或謂之鑪。詩：大雅鼓維鑪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音于除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即鑪鍾也。上

言以誅，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誅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音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踳踳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踳踳然也。籥，古文作籥，籥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籥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籥者則籥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无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雛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求舞，而有容儀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誅堂上之樂也。下管，鼓鼓合止，祝敵笙鑪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

言以誅 卷之三 三十三

上下而遞音去替奏音去問音去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與靈瑞。故別必列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鑄之虞臣許為獸形。故於笙鑄以問。言鳥獸踏踏。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踏踏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去聲者多矣。况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前。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

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書經卷之五 卷之二 三 五

肱惰哉萬事隨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

興事者。易至於紛更。紛更。平聲。故深戒之也。屢數。朔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廢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墮。傾地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廢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廢歌

二百篇之權輿也
學詩者當自此始

書經集註卷之二終

